

「美」温迪·韦伯——著 孙淑芬——译

翠鸟传说

The Tale of

HALCYON CRANE

一个女人的倒带人生

总有一天，
我们要正视那无法面对的过往。



中信出版社 · CHINACITICPRESS

[美] 温迪·韦伯 —— 著

孙淑芬 —— 译

翠鸟传说

The Tale of

HALCYON CRANE

一个女人的倒带人生

中信出版社
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数据

翠鸟传说 / (美) 韦伯著, 孙淑芬译. —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2. 4

书名原文: The Tale of Halcyon Crane

ISBN 978-7-5086-3267-4

I. 翠… II. ①韦… ②孙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37572 号

THE TALE OF HALCYON CRANE by WENDY WEBB

Copyright © 2010 BY WENDY WEBB *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EAN V. NAGGAR LITERARY AGENCY, INC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2 CHINA CITIC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

翠鸟传说

CUINIAO CHUANSHUO

著 者: [美] 温迪·韦伯

译 者: 孙淑芬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8-10层 邮编 100029)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印者: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 张: 9.25 字 数: 181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京权图字: 01-2010-4835 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3267-4/I·281

定 价: 29.0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网 站: <http://www.publish.citic.com>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服务热线: 010—84849555

服务传真: 010—84849000

此书谨献给我日夜思念的哥哥兰迪·爱
德华·韦伯和祖母艾玛·凯瑟琳·赫瑞拉·玛
琪，以及那些故去多年的人们。尽管他们已
无法和我一起阅读这篇献辞，但我相信看到
此书问世，他们仍会感到欣慰的。

第一章

—

去大马尼图岛的渡船上，我是唯一的乘客。蔚蓝的海面上波涛汹涌，渡船摇晃着，颠簸着，我拽紧栏杆站在甲板上，心里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十一月初冬的风一吹起，旅游旺季就戛然而止。

我前往大湖区中部的这个小岛，是应一位已故女士之约。在一年当中最不宜旅游的时节，我去小岛，是为了解她的身世经历。当然，这样做也是希望弄清我自己的身世。这点小风小浪根本阻挡不了我。

这位女士的召唤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引出了一段传奇故事，不过以我打小的经验，这并不比我家族的任何一个故事奇怪。事实证明，我的生命来源于一大群游离在现实边缘的人。尽管也有生老病死、婚丧嫁娶、出人头地之类的事，但我的家族史就是不太像真正

的生活记事。一点儿也不像！亲人们的故事听起来倒更像格里姆的神话传说，只不过里面所有的女巫、游魂和恶魔都被令人扼腕的，有时甚至是血淋淋的不幸遮盖了。

可直到现在，我对这一切仍一无所知。从小到大，对我是谁，我从哪儿来这类问题，我所得到的答案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但事情往往如此，真相有朝一日终究会大白天下，就像人离不开空气一样，真相需要光明。真相要寻找光明，于是从藏得非常隐秘、非常牢固的箱子里找到了泄露出去的办法。甚至连那些深深埋藏在逝者心里的真相也是如此。

那是一个秋日的早晨，天气阴霾。在距我所搭乘的颠簸起伏的渡船约一千英里的地方，有关我身世的真相开始初露端倪。那个非同寻常的日子和以往任何一天一样平淡地开始——难道事情不都是这样吗？好比正当一个人在干着日常琐事，打发着时间时，心爱的人去杂货店买东西，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故夺走了生命，这令人心碎的打击搅乱了慵懒的周日上午，生活从此陷入一团糟。至于我，生活转折的信息是随早晨的邮件而来的。

那天一早，我在小平房里醒来，眺望着普吉特海湾，躺在床上听了一会儿海豹吠叫。接着，我穿上运动服和运动鞋，像往常一样开始晨练散步。当发现大雾弥漫、四周已模糊不清时，我已穿过街道，准备开始登山了。

有人觉得雾角声很浪漫动听，认为能唤起人们对去遥远的、名字念起来古怪的地方旅游的遐想。可我不喜欢大雾，天气似乎在利用这种不祥的雾障，故意模糊世界，遮蔽了一臂之外的所

有东西。超出一臂之距，一切都可能消失。

我知道，在一个海滨小镇因大雾而感到紧张不安，是件很愚蠢的事。于是，我继续沿着平时的线路散步，听着沿途家家户户屋檐下风铃发出的叮叮当当的响声。我一直在想，那肯定是管状风铃。

说不清为什么，难道我感应到了有什么事要发生？只觉得颈背像万箭穿心般的刺痛。我站在那儿屏住呼吸，感觉恐惧从脚下冰冷的人行道渗出，沿着我的脚向身上蔓延开来。

脑子里有一个声音一直在说服我赶紧回家，我刚到家门口，邮差就像幽灵一样从雾中现身了。

“小东西，邮件。”他说着，一边摇头一边把一摞信件递给我。

“路上小心点，斯古特。”我微笑着对他说，“雾太大了，你还没走到门前台阶那儿，我就看不见你了。”

“不用担心，詹姆斯小姐。我和这大雾是老朋友啦。”

看着他消失在浓浓白雾中，我把信件拿进屋，屋里热腾腾的咖啡早已煮好了。和平日一样，我一边倒咖啡，一边按信件、账单和商品宣传目录把这堆邮件分类。这时，一个很大的马尼拉纸信封引起了我的注意，上面写着“亚瑟父子律师事务所”字样。邮戳盖的是：大马尼图岛。那是大湖区一个旅游胜地，从我家去那里要穿越大半个国家。

我坐在厨房的灶台旁呷着咖啡，手上拿着那信封翻来覆去地看。心里想：会是什么事情呢？这律师找我做什么呢？先看看里面说些什么吧！我做了个深呼吸，撕开了信封。

里面装着两封信，一个是米色信封，厚厚的封套正面是手写的我的名字和地址，背面的封盖用暗红色的石蜡封了口。这是一种老式信封，不过挺可爱的，它令我想起了某个时候来自异地的请柬。事情果真如此，只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而已。另一个是白色的，正统的公务用的信封。我先拆开了这一封。

亲爱的詹姆斯女士：

在此十分抱歉地告知您玛德琳·克莱恩女士去世的消息。我是克莱恩的律师兼遗嘱执行人。

有关克莱恩女士遗嘱事宜，请您方便时尽快与我联系。

此致

亚瑟父子律师事务所

威廉·亚瑟

玛德琳·克莱恩，这名字听着挺熟悉，可我却想不起来。这律师是谁？为什么要为通知她的死讯向我致歉呢？

拿起第二封信时，一种莫名的，难以解释的恐惧开始揪住我。我的心怎么怦怦地跳得这么厉害？手怎么也抖了起来？我从背面撕开封口，展开信读起来，发现信笺上的日期已是近一个月前的。

亲爱的哈丽：

三十年前，我的女儿和丈夫死于我们家附近的一次航船事故中。你可以想象，当得知他们——也就是你和你爸爸——仍活得

好好的，我是多么惊喜呀！

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把这封信写下去，这么多年我一直因失去她而悲痛不已，我该跟我唯一的女儿说些什么呢？

告诉你，事情是这样的：得知你们还活着的消息，我惊呆了。你此刻肯定也和我一样。我当时就冲动地想抓起电话，立即打给你，但接着我冷静下来：我不能那么做。我不知道他们都给你讲过些什么。

你相信我死了吗？相信是我抛弃了你吗？你爸爸可能会给你任何一种解释。但你现在已是成年女性了。假如你隐约知道我还活着，你就会想办法来找我的。我得出的结论是：你和我都被同样的谎言给骗了，都以为对方早已死了。

一个母亲怎么能做到起死回生，再走进孩子的生活呢？

我想过来看你，但哪怕是在你的过道上出现一下都显得不明智。写信给你似乎是最温和的办法，却又足以让你的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。

你肯定和我一样有好多问题。接下来我会给你讲讲我自己，但说实在的，一个人的一生又岂是三言两语所能尽述的？

我名叫玛德琳·克莱恩，仍住在大马尼图岛那幢你出生的房子里。你也许认出了我的名字。我是图书专栏摄影师，或许，你在一些杂志上见过我的作品。

我能想象得出你从小就因失去我而伤心难过，总希望有妈妈陪你度过天堂般的童年，陪你经历炼狱般的少女时代。而那些日子我都不在你身边，我感到多么歉疚呀。但是，哈丽，任何时候

你希望得到妈妈的爱，你都得到了。你出生前，我爱你；在以为你不在人世的岁月里，我爱你；现在，我爱你。我爱你，永远不会改变。虽然你不知道这些，但记住：你有一位爱你胜过一切的妈妈。

对于这件事——一封自称是你妈妈的陌生人的来信，我知道你一定很困惑：这是真的吗？我确信，信中所披露的肯定出乎你三十年来对自己生活的了解。对给你带来的这场心灵风暴，我非常抱歉，请相信，我本想继续权当“死”了，免得给你制造这场混乱，但我又认定：无论多么痛苦，真相必须说出来。

为了真实起见，请看随信附上的照片。是你们“死”前，我亲手给你和你爸爸拍摄的。

最后，真诚邀请：回大马尼图岛来吧，我们浪费的岁月太多了。

爱你的妈妈：玛德琳·克莱恩

信掉到了地上，那张照片飘了出来。在四周镶白边的小小的、方方正正的黑白照片上，我看到了一个眼睛亮得出奇的小女孩。这是我？看起来当然像，但我真的不能确定。也许是任何一个黑头发的女孩。

可旁边那个人千真万确是我爸爸，没错，只不过更年轻些、瘦一点、头发多点儿。毫无疑问是他。当年，是他哄我入睡，为我擦干眼泪，带我去滑雪。

我捡起信看了一遍又一遍，直到上面的字都模糊成一个个毫

无意义的符号。我不知道坐在那里盯着那封幽灵来信看了多久。

二

我平时开车从我家去父亲家要花 12 分钟，今天我只用了 6 分钟，积压了一辈子的谜团和谴责从我脑袋里一个一个冒了出来。当年父亲是这么跟我说的：我妈妈叫安妮·詹姆斯，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死于一场火灾。他把我抱出熊熊燃烧的屋子后，转身设法去救她，但是火势太过凶猛，消防员还没到，房子早已被大火所吞噬，这就是为什么家里没有留下任何她跟我们在一起的痕迹。没有照片，没有录音，也没有一件纪念品。那会儿，他被人们称为英雄，当然他并不想要这样的称号。他告诉我，安妮没有其他家人，所以我就没有外祖母，没有阿姨、舅舅和表兄妹。父亲这边，我也没有仍健在的祖父母。所以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是孤单的，只有他和我。

即使是孩提时代，在难以名状的怀疑中，我也能意识到母亲的死或多或少有点谎言的成分，隐隐怀疑那只是为了应付一个小女孩的问题，让她不再抱有任何幻想而编织的谎言。“她长什么样子？她的头发和我一样吗？”每每这样问起，我都真切地感受到父亲那暴风般凄冷的悲伤。这时，他总是说：“别问了，哈丽。忘了吧……她已不在了。”

我加速开过黄色信号灯时，满脑子的问题变成了愤怒。这么多年来我在心里早已勾勒了一个摸得着、看得见的妈妈——棕色

头发、褐色眼睛、身材适中，有着杰奎琳·肯尼迪的气质；爱穿 20 世纪 70 年代流行的颜色鲜艳的裤子；不过重要的活动我们会穿母子装一起出席。她善良而严格，慈爱又不乏天真，优雅并且高贵。

假如这封信上说的是真的——当然那是不可能的——那就否定了我想象中的无人可代替的妈妈。我不能让一个陌生人仅凭几张纸和一支笔就抹杀了我的妈妈。

姑且不提事实如何，假如这封信是真的，那么玛德琳·克莱恩就是在指控我父亲做了恐怖的事情。我和所有单亲家庭的孩子一样，保护意识极强地爱我的父亲。这个陌生的女人不但搅乱了我的生活，竟然还说我爸爸是个谎言家！她控诉我父亲伪造我们死亡的假象，匆匆带我远离家乡。她几乎把我说成了那种照片印在牛奶盒上，请公众留心寻找的遭绑架的小孩。

她这是从何说起？我爸爸这样的男人决不会劫持孩子离开母亲，再假造新身份的。像我数学家爸爸这样的男人会非常理智地解决问题的。整件事荒诞不经，简直是侮辱人格。我无法想象，是什么力量驱使这女士编出这么一派胡言。

可家里连一张妈妈的相片都没有，我们没有一个亲戚，也没有能聊聊家事的朋友，这难道不有点儿奇怪吗？每次提到妈妈时，我看到爸爸眼里的不是悲伤又是什么呢？他的所作所为不是惶恐又是什么？30 年来，那个被他抛弃的妻子——我的妈妈，随时会出现在我们家门口，对于这种可能性，他不是一直担心害怕又作何解释？这完全可以视为他不愿谈论她的理由。

更可笑的是，我清楚地记得那场大火。记得我看到的火焰和

烟雾，记得当时听到人们的尖叫和消防车的呼啸，记得消防车软管喷出的水柱和四溅的水沫。现在我怀疑当年可能什么也没发生过，这场景只不过是多年讲的一个故事在我脑海里的记忆。故事的力量太神奇了，讲的次数多了，甚至能塑造一桩往事。

我走进屋，值白班的护士珍妮抬起了头，发现我的神情不对时，她脸上的微笑随即消失了。“怎么了？”她问，我举起手，似乎要把她的话拦在半空中。经过护士站朝康乐室走去，我知道父亲会在那里坐着。

他大多数时间都是坐在窗户前度过的。他喜欢在这里看鸟食罐边的小鸟，究竟是那些鸟儿的蹦跳令他着迷，还是窗外鸟儿在空中飞舞时掠起的几抹弧线引得他沉醉，我不得而知。我拉过一张椅子挨着他坐下，把他的手握在掌心。“爸，”我轻轻地呼唤，“是我，哈丽。爸。”

他缓缓转过脸来，迟缓而小心翼翼的动作使我联想起母体里的胎儿——在另一个黏稠的空间里漂浮，我怀疑他也是在等待进入新世界的时刻来临。他一脸无辜的样子，困惑地看着我：“你给我带午餐了吗？”

最近来探视父亲，我的悲凉感一次甚于一次。看到眼前这种状况，我矛盾的感情又化成了单纯的悲伤。一位了不起的、知识渊博的思想家居然沦落到这种境地。我微笑着，伤感地说：“爸，待会儿珍妮会给你拿午餐来的。”

我在这儿干什么呢？我是来找寻答案的，可他显然给不了。我叹了口气，握紧他的手，对他的爱以及害怕失去他的恐惧让我

不禁怅然。

“你是哈丽？”父亲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。他脸上渐渐有了笑意。

接着，很多天他才能偶尔清醒一回的时刻到了，这是我一直盼望的。大部分时间，父亲是不认识我的，他双目空洞无神，眼中往日的神采早已褪尽。仿佛他的灵魂深深湮灭到了他身体里，探寻着隐藏在他体内的某些东西。我总是纳闷：这看上去像父亲的躯壳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地盯着鸟儿的时候，他的灵魂去哪儿了，干什么去了？

不过，在他偶尔清醒的片刻，他的眼睛就变得像刚睡醒一样，明亮清澈，眼里熟悉的光芒使他毫无生气的脸庞生动起来。这一时刻他又能认出我来，还会微笑着说：“来看你老爸了呵？”而且我们还能交谈，不过是很简短的。少顷，他故态重现，又陷入自己的世界，聊天也就告终，他又不知我姓甚名谁了。医生说这是老年痴呆症病人的典型症状。

“我来想问问妈妈的事。”

“你妈妈？”他一脸困惑，朝我蹙了蹙眉。

我很清楚这种机会多么难得，于是就直奔主题。“爸，你是故意带我离开她的吗？”话音刚落，我竟不敢相信这话是经自己口中而出，太愚蠢，太不真实了。

他靠着椅子，一只手指放在嘴唇上。“昨天我见到你妈了，”他承认道，说话时眼睛不停地前后瞟着，确保没有别人在听。“我从卧室的窗子往外看，看到她在院子里散步。”

我好一会儿说不出话。“你看到了妈妈？”

他慢慢地点了点头。“她还是穿着那件她特别喜欢的紫色长裙。”他微笑着，继续说道，“我看这次她是来带我走的，哈丽。”

他郑重其事的样子令我不寒而栗。我握住他的手，说：“爸，我收到了一个自称是妈妈的人写的信。”

“玛德琳给你写信啦？”

我惊呆了，他说的居然是“玛德琳”，而不是“安妮”。“真的是这样吗？”我赶忙问，“爸，为什么要带我离开她？为什么？”

他热泪盈眶，但依然微笑着，抚着我的手。“我得救我的宝贝女儿。”

“救我？为什么？”

“从那个地方，哈丽。不然你就会给毁了。”说话时，眼泪已溢出眼眶，淌到他的脸上。

谈话到此为止。通向我的过去的时光通道随即消失了，至少在那天是这样的。父亲转过他毫无生气的脸，又看鸟去了。我捧起他的脸，想用手里的温暖把自己对他的爱传给他，传到他每根血管里。

“看来他过了一个很愉快的上午。”护士端着午餐托盘进来说道。

“是吧，珍妮。只是……”我叹了口气，望着她，无语。

“我理解你，亲爱的。摊上这病谁都不容易，不管是我们还是病人自己。”

起身离开时，我紧紧地抱住父亲。“我爱你，爸爸。”我心里希望他无论病得多严重，只要身躯还在，都能听见我对他这样说。

第二天早晨，通报噩耗的电话响起。

“他说什么了吗？”我哽咽着，声音嘶哑地问电话那头，“没有要见我？”

“亲爱的，在这儿我见过的死人太多了，”珍妮轻轻地说，“几乎没有人会有临终遗言。毕竟死亡是个太艰难的过程。”

三

父亲在世时，我从来不懂丧葬礼节：守灵，葬礼，接待，好心的朋友用塑料餐盒装好送来的饭菜，甚至包括按照习俗，制作海报牌张贴已故亲人相片。但是现在我终于明白人们这么做的意义了。事情千头万绪，太多的事需要我过问操办，需要我安排的事也一件接一件，我还要给一大批亲朋好友报丧。总之，容不得我有时间伤心痛哭，尽管这悲伤已如潮水般一浪高过一浪地拍打着我的脚踝，而我却只能艰难地在洼地上奔走。我麻木地、一刻不停地应付着大大小小的事。

参加父亲葬礼的有 300 人，或许还不止，把小小的教堂挤得满满的。他的同事来了，以前教过的学生来了，我的朋友带着他们的丈夫或妻子，带着父母也来了。人群中，有我自打高中就未见过的老朋友——我十年级时行进乐队长笛部的队友，有我报社的同事，有小镇上的餐馆老板和店主，有捕鱼为生的渔夫。

镇子里主干道上的多数店铺都为这个下午而闭门歇业，门上写着：赴詹姆斯葬礼，停业。无论父亲以前做过什么，在这个镇上他是受人爱戴的。这么多人都来和我一起哀悼他就是很好的证